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日〕不破哲三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5145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D0-0/8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日〕不破哲三著

张碧清、陈应年等译

《3》

人民出版社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科学的社会主義研究

据日本新日本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日〕不破哲三著

张碧清、陈应年等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43,000 字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书号 3001·1782 定价 0.62 元

(只限国内发行)

DZ 19/12

出版说明

不破哲三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长，也是日共的理论家。本书是作者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文章汇集，论述的主题涉及国家论、革命论和哲学领域，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民主自由问题、多党制问题、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问题等等。作者的有些观点，在日本理论界也有不同看法，例如作者主张把“无产阶级专政”译为“无产阶级执政”，以及他对“专政”这一概念的解释等等。

原书出版后三年，1979年在日本又出版了作者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续编)》。为了我国理论界了解和研究日共党内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我们也准备把这本《续编》翻译出版。

序 言

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自马克思、恩格斯奠定其基础以来，经历了一个世纪又三十年。今天，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发展时期中，当代的三大革命势力，即，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都分别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是，观察一下七十年代南欧和日本动荡的形势就可知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正成为当前时期的一大焦点。

宫本委员长在 1970 年日本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在地球上尚未真正得到实现，这是一个“人类进行伟大探索和实践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存在着“新的复杂性和新的可能性”。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党在这个领域所担负的任务，他说道：“根据人民解放、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既要尊重多数人民的民主要求，又要勇敢机智地尽力去探索所付代价最少的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乃是我党对人民和真理所担负的重要义务。”（代表中央委员会对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

为完成可称为人类史上新的挑战的这一任务，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地面面对日本和世界现实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以大胆的、自主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排除各种教条主义的公式化，采取全面的、从发展观点看问题的科学态度，使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上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这一论文集，汇集了一年来我

发表的几篇论文，探讨的主题是从国家理论、革命理论领域到哲学领域，而贯穿整体的共同问题，则是从上述观点出发，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理论性、历史性的研究，以阐明当代的各种问题。

当前，为推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战线所担负的课题和任务非常艰巨，如果本书能对此有所帮助，则幸甚幸甚。

不破哲三

1976年7月

目 录

序 言	1
-----------	---

科学社会主义和执政问题	1
-------------------	---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	1
二 工人阶级执掌政权的新思想	7
三 执政的用语和党纲问题	13
四 “执政”就是掌握全部政权	21
——从对 1848 年革命的分析说起	
五 用和平手段进行革命和执政问题	33
六 “工人阶级的政权”和各阶级	42
七 社会主义国家和民主共和制	58
八 列宁的“执政”理论及其问题	66
九 结束语	75
〔补论一〕 关于“无产阶级执政”问题	80
〔补论二〕 答向坂氏的批判	89

自由和人民主权的旗帜	93
------------------	----

——马克思、恩格斯和现代革命

对共产党来说“自由”是棘手的问题吗？（93）把民主看作是
“厌恶和恐怖”的对象的时代（94）当时英国二十六人中只有一
人有选举权（95）马克思、恩格斯和自由、民主（96）一贯高举
人民主权的旗帜（99）普选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英国）
（100）恩格斯说“自由象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德国）（101）选

举和议会、民主共和制(德国)(102) 把普选权变为解放的工具(法国)(104) 拥护民主共和制(法国)(106)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意义(108) 探求多方面可能性的精神(109) “专政”是对dictatura一词的误译(111) 党纲通过以来的一贯观点(112) 工人阶级的政权这一思想是一个崭新的思想(113) 马克思、恩格斯同其他派别进行论战的焦点(116) 把执政理论说成是布朗基主义的输入品这种历史解释的虚构性(117) 使布朗基派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的讽刺”(118) 恩格斯对布朗基派宣言的批判(120) “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这一定义(122) 建立暴力革命型的人民政权的条件(124) 日本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工人阶级(127) 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单靠主角(128) 恩格斯提出的三种革命类型(130) 为了多数人利益的“少数人革命”论(132) 科学社会主义的多数人革命论(133) “自然的”、“顺利的”政权继承(134) 在临时党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两点纲领问题(135) 不能让创造性的理论停步不前(137) 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和现代的不同(138) 人民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140) 进一步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民主权的旗帜(141)

社会形态论争和历史唯物主义.....144

一 前言.....144

二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概念.....146

三 列宁和社会经济形态.....154

四 几个补充的问题.....163

——关于“经济基础”说

关于理论战线的成就和任务.....170

一 我党在理论上、政策上的成就.....170

二 理论上、政策上的任务.....178

科学社会主义和执政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日译本，自1959年第一卷发行以来，到去年（1975年）11月历时16年，四十一卷四十五册已全部出齐。这样一来，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就都可以用日文进行研究了。从哲学、经济学到历史、自然科学、政治理论等涉及人类精神活动整个领域的丰富内容，的确堪称为其时代的《百科全书》，特别是关于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各种问题，其学识之渊博和教训之深刻，至今使人惊叹不已。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个时期只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列宁的先驱，有一种轻视他们的理论遗产的强烈倾向。斯大林给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也是这一倾向的“理论根据”之一，这么说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吧。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三个月发表的论文《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中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反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则被看作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的理论，实际也就是说，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时代的理论。

“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

阶级执政* 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期,准备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的时期。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帝国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①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得出如下的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研究革命运动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只要研究被列宁发展了的理论就够了,而无须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已经过时的理论。斯大林本人也确实在革命理论的这一那一问题上多次谈论过要“克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过时的观点。^②

其实,斯大林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的这种态度决不是列宁主义的。生活在斯大林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本人,决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和见解简单地归结为过时的东西。与此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妇女革

* “专政”(德文 Diktatura 和俄文 диктатура)这个词,本书作者主张改译为“执政”(日文原文为“执权”)。因此,在本书中,作者所援引的马恩列斯著作也都把“专政”改为“执政”。为了如实反映作者的观点,译者在这些地方都按照日文原文照改,从而脚注中的中文版本出处也相应地属于“参阅”性质,不另一一说明。——译者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64页。

② 例如,斯大林在(1)《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中说,要克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的旧公式;(2)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的结束语中,用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执政最好的政治形式是苏维埃共和国这一结论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执政的特殊政治形式这一声明;(3)在《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1934年)中,说恩格斯认为俄国沙皇政府是“整个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的说法是错误的。

命家印涅萨·阿尔曼德对二十多年前恩格斯关于战争问题的态度加以批判时，列宁责备了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轻率的批判。列宁写道：“我在一生中看到过许多许多次对恩格斯的轻率的责难，说他是机会主义者，我从不相信这些责难；请您试试看，先来证明一下，恩格斯在哪一点上不正确！！您永远证明不了这一点！”

不，不。恩格斯并不是完全没有错误。马克思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但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应当采取另一种态度，的确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否则，您会犯一千次错误。”^①

而且，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也包含着“大倒退”的辩证过程，这不仅对整个世界史说来是真理，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及其理论的历史说来也是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约一个世纪、列宁逝世后已经半个世纪的今天，对照历史的发展回过头来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著作时，不管愿意与否，谁都会发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简单地按照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列宁到现在这样的顺序来发展的；在一系列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分析和评价，它所包含的现代内容有不少地方超过列宁；而且，斯大林认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现代发展的几个原理，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俄国革命的俄国特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特殊情况，这些原理在当时虽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往往已失去其有效性。

特别是为了谋求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现代发展，使之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指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作深入全面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理由如下：

① 列宁：《致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2月25日）》，载《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6页。

第一，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弄清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种种概念和原理的本来意义和内容是很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在斯大林时代有很多地方受到了错误的教条主义公式化的损害。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回到科学社会主义原来的出发点去，重新认识这些概念和原理是怎样通过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较量和斗争而形成的，这对于今天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件不可缺少的、合乎逻辑的基础工作。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首先是以研究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为出发点和基础的。实际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是对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进行毕生研究的成果”（恩格斯语），而马克思发展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的主要舞台，则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仅次于英国的、以最先进的形式开展阶级斗争的法国。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仅限于十九世纪，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革命运动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们以大量的通信和评论直接帮助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俄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瑞士、挪威、瑞典、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十多个国家的革命家和工人，以评论等形式研究了土耳其、印度、中国等亚洲各国以及中东、北非各国的现状和历史。而且，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活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整半个世纪，涉及了政治、经济形势的许多方面。他们对任何国家的问题都从不满足于表面的研究。例如，为分析1854年发生的西班牙革命的情况，他们重新研究了十五世纪以来数百年西班牙的政治史，表现了科学的彻底性。

与此不同，列宁的主要活动舞台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俄国。列宁曾在西欧长期过流亡生活，并且很早就对运动方面的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种种论点，但是他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直接参与西欧的革命运动，只限于十月革命后从1919年到1923年这五年时间——这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面临特殊的革命危机的时期。

第三，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尚未直接提上日程的时代进行活动的，所以他们坚决反对以特定的模式和公式来规定革命运动未来的发展，坚决反对把特定国家或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运动经验当作固定不变的模式的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他们通过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全面地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的、创造的性质。特别是晚年的恩格斯，一再教导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的主题之一就是这个问题。例如，当德国的一位年轻的理论家康拉德·施米特想写关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的一般理论时，恩格斯说：“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①，劝他无限期推迟写作。恩格斯说：“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例如，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情况都要有所改变；每隔十年，进攻的目标也会全然不同。”^②这些情况说明，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距离，研究他们的理论遗产还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当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金科玉律，这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从上述观点看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发展，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现代的创造性发展相联系的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在国际上正成为巨大争论焦点的“无产阶级执政”的理论，也是特别需要这样重新研究的问题之一。

①②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1年7月1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3页。

我党从1961年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党纲时开始(更确切些说,是从1957年发表党纲的最初草案时开始),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工人阶级的政权”的同义词来使用。纲领上所写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就说明了这一点。

后来,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就把“dictatura”一词从历来的“专政”改译为“执政”。这不单是一个词改变译法的问题,而是为了使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术语的“dictatura”的本来意义更加明确,用更加符合其本来意义的日文把它翻译出来。党代表大会在改变这个词的译法的同时还说明:(一)“dictatura”是一个在内容上表示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即表示哪个阶级或阶级联盟成为国家政权承担者的概念。在我党纲领中所使用的“无产阶级执政”这一术语,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政权”或“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二)因而这个词也表明,将来独立、民主的日本的国家政权具有“人民民主联合执政”的性质,而社会主义日本的国家政权具有“无产阶级执政”的性质,这与国家形式的民主性质、特别是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并没有任何矛盾。

这一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我党对未来展望的理论上的—贯性:无论在独立、民主的日本,还是在社会主义的日本,都要进一步全面发展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国会、多党制、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政治民主的各种制度。

重要的是,要对有关“dictatura”这一概念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历史上重新加以考察,以论证我党的见解。也就是说,我党把这一概念作为表示“工人阶级的政权”或“政治统治”的概念来使用的观点决不是任意的,而是符合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采用这一术语时的本来意义的。

二 工人阶级执掌政权的新思想

(一)

不言而喻,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工人阶级执政”的问题一直占着重要的位置。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理论上、运动上经常强调这一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的重大意义。

就理论问题而言,例如,资产阶级宣传说,阶级斗争似乎是马克思人为制造出来的,从而企图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1852年3月5日)中回答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批评。他说道: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执政;** (3) **这个执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就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而言,必须指出的是,在二十年后的1873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谈到,要把无产阶级执政作为“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目的。

“**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执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9页。

在论述 1848 年法国革命历史的著作《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中,马克思第一次把“无产阶级执政”这个术语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和革命理论。

不言而喻,当时,欧洲产业资本主义正处于兴盛期,各主要国家都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的议会民主制,工会运动群众组织尚处于萌芽阶段,就日本来说,还处在培理* 来日之前的德川幕府政权的末期,从那之后到现在的一百二十多年间,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一再经历了急剧改变其各种条件的巨大历史变化。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世界各国新的现实的考验中取得了种种发展,“无产阶级执政”理论本身,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了一段发展史。继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这一理论所作的深入探讨,这一事业的继承人列宁又把无产阶级执政理论进而发展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执政”的理论,开辟了这一理论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理论的这样的历史,充分反映了各个时期或各个国家解放运动的历史特点,反映了种种历史的、民族的特殊性。这对于一个以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为特征的生动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来说,是十分自然的。

正因为这个缘故,为了从现代革命运动发展的观点,去研究“无产阶级执政”或一般“执政”概念的内容和意义(对于经历了长期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概念,也同样可以这样说),我们必须严加警惕和摒弃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一言一句当作绝对教条的华而不实的教条主义态度。我们必须从下

* 培理系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奉美国政府之命,1853 年 7 月率领舰队开进日本浦贺港,逼迫奉行“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同美国缔结条约。——译者

述角度对“执政”理论进行历史的考察，即“无产阶级执政”或一般“执政”概念本来是以怎样的意义纳入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中的？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的、理论的发展之后，今天我们应该继承的主要的是什么？作为过去历史时代各种条件的特殊反映，今天应抛弃的是什么？

(二)

在马克思最早使用“无产阶级执政”这个术语来论述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把1848年革命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各个时期称为“资产阶级执政”，而把与此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斗争——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当前的目标称为“工人阶级执政”或“无产阶级的阶级执政”。他写道：

“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执政！**”^①

“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执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执政。”^②

“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执政，这种执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

② 同上书，第474页。

③ 同上书，第479—480页。